

○ 积雪的日子

○ 郊外的黄叶

○ 独语

○ 旅途佚稿

○ 城与倒影

皂角树

广东人民出版社

范茗丁 著



皂角树



范若丁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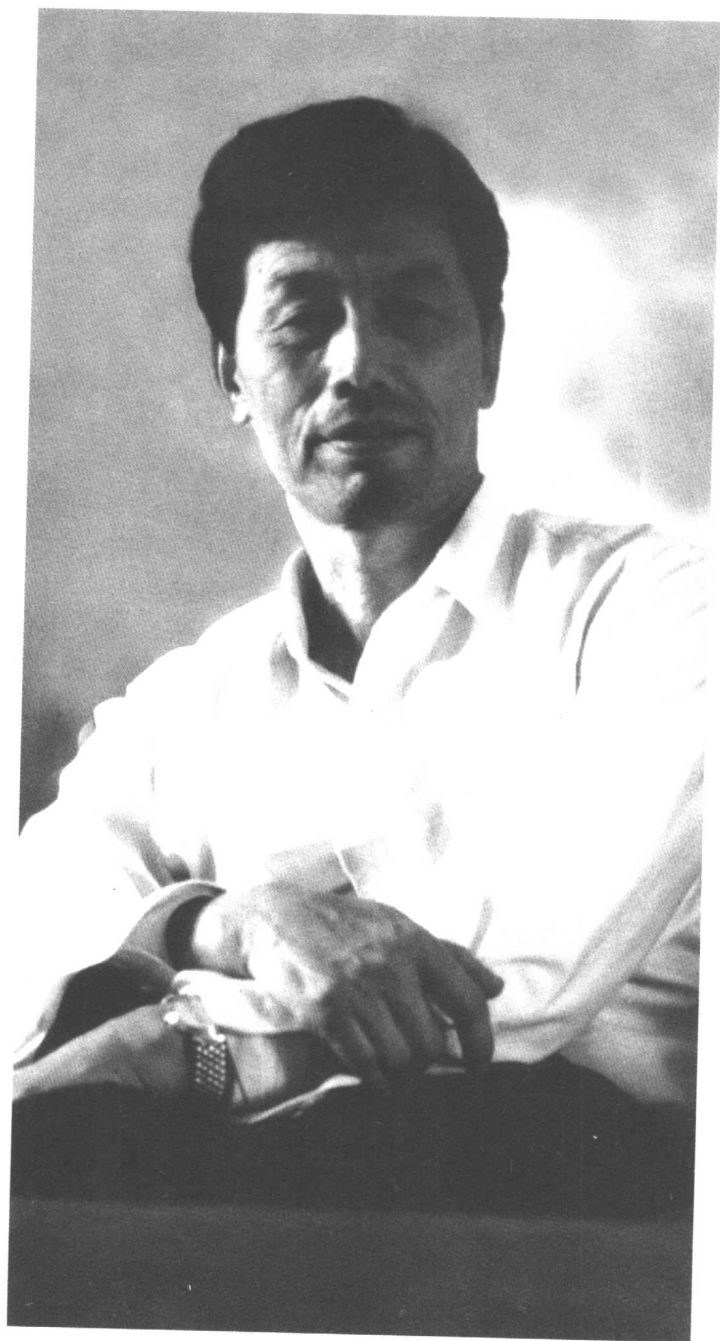
皂角树/范若丁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7
ISBN 7-218-04568-5

I. 皂… II. 范…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3578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1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4568-5/I·623
定 价	23.8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自序

收入集子中的这些文章，写作时间跨度很大：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直到最近，大约有十七八年吧。我不是那种动辄写出一本书的作家，因才思不敏，即使有个话题及写作冲动，也会延宕许多年，只能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慢慢写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以伏牛山区为背景，写了一些岩石般蹲踞在记忆中的人与事，如《夜嫁》，如《老何家》，如《白河记梦》，如《大宅四记》等等，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指正与鼓励下，辑成《暖雪》一书出版。由于遗漏与某种回避，有些文章如《造神》、《土造》等，未收入。书出版后，意犹未尽，后来又写了《阅楼》、《人物头》、《我与父亲》等，均可视为《暖雪》的延续，现收入本集第一部分《积雪的日子》中。本集第二部分《郊外的黄叶》，亦可看作1997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莫斯科郊外》一书的续篇。

收入本集《独语》中的是一些杂感。在“思想者”桂冠成批量生产的年月，我感慨系之，故而写了点闲文，对那些廉价的桂冠表示一点质疑与惶惑。《旅途佚稿》算是游记吧，而《城与倒影》则真正是人生旅途中的纪游之作。说是

自

序

《城与倒影》，不如准确地说是人的倒影、我个人的生活倒影。我在一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我有责任为这座城市及几十年来这座城市的居民的生存状态做些记录。虽然记了些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但这些细微末节构成了真实的历史。如果都将其忽略不计，我想将来写出的“正史”，就是会不真实、不完整的。

以上为书的内容说明。此文可以说是简介，作为序，未免勉强。

若 丁

2003 年 12 月 31 日

目 录

积雪的日子

造神·····	3
冷枪·····	9
土造·····	17
人物头儿·····	23
阅楼·····	31
鬼灯笼·····	37
说媳妇·····	47
皂角树·····	52
我和父亲·····	57
父亲的脾气·····	84
我的两个母亲·····	89
冬日里的往事·····	94

郊外的黄叶

黄叶飘落·····	107
风雪基洛夫格勒大街·····	119

这里没有纪念碑·····	128
寻找保尔·柯察金·····	133
帕斯捷尔纳克的英勇与无奈·····	143
说不透的莫斯科·····	146

独 语

一米八一的个子三十八码的脚·····	153
杜拉斯与寇白门·····	156
开国那一天·····	159
往事越千年·····	162
画鬼容易画人难·····	166
暗哑了的梦幻曲·····	169
谁会认错? ·····	176
白香居士缘何腐败? ·····	181
河南人算老几·····	185
思想泡沫与“哈韦尔崇拜” ·····	189

旅途佚稿

沈从文的不尽乡思·····	201
米豆腐与芙蓉花鼓·····	207
德夯姑娘·····	211
西施豆腐·····	216
龙井与龙须·····	221
从化三浴·····	225

小记余荫山房·····	227
洛阳才子他乡老·····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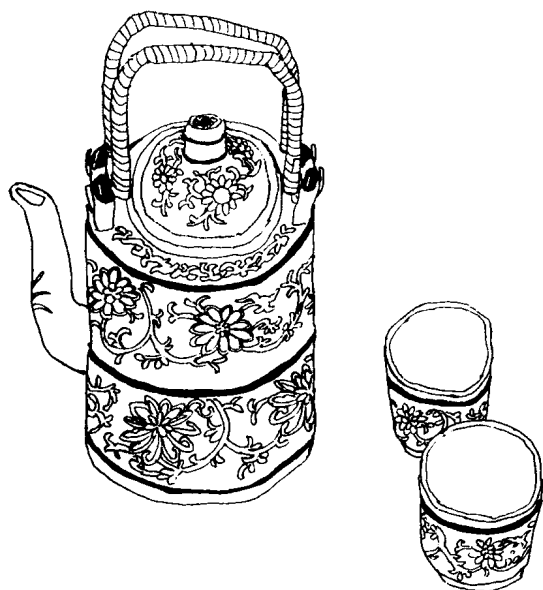
城与倒影

沙面的小艇·····	239
当年在此捉蜉蝣·····	244
红花黄花之间那条路·····	249
第一次食粥·····	254
榕荫下的革命广场·····	259
淡出了的造币厂·····	279
一座大厦的传奇·····	299
历史的驿站·····	319
车过菜园东·····	336
后记·····	354

目

录

积
雪
的
日
子
积
雪
的
日
子
积
雪
的
日
子



造 神

半辈子平庸无奇，要说有什么惊人的事，就是小时候造过一次神，但也是玩泥巴玩出来的，上不得履历表的。

穷乡里的孩子没有什么好玩，玩泥巴。玩泥巴也有讲究，最讲究的是炼泥。炼泥要用黑土，不能用红土。把一堆黑土和成泥，在砂石板上又摔又揉，像揉面一般，揉得泥巴里面没有一个泡，起了胶，就可以由着你的意思去捏人，捏花，捏各种物件和飞禽走兽。

我们最常玩的是放泥炮。孩子们都喜欢听响声，把放鞭炮当作大事。乡下除了逢年过节，红白喜庆，难得有放鞭炮的时候。孩子们把鞭炮看得极珍贵，以至于甘冒被炸伤的危险，钻到烟雾里去抢没有燃着的炮芯儿。一次我抢到一个炮芯儿，不想在手里爆炸了，把手掌崩得又黑又肿，干娘骂着，流着泪，将我的手掌按在盐水里泡了老半天。可以后我们照样去抢炮。没有鞭炮听，我们就去对鞭，用生麻披拧成鞭子，沾上水，甩出一个脆响又一个脆响，以比高低。那时还不知分贝为何物，无法准确测出音量，常常闹出纠纷。更神的，是到南山上放礮。所谓放礮是将一块大石从山上推下，滚石飞坠，敲响万张石鼓，声如千军万马，炮轰雷鸣，雄而壮之。人大概从小就不甘寂寞，就想经常弄出些声音，

以愉悦自己和扰骚别人。但放鞭炮、赛鞭子、放礮石，均不常有，唯放泥炮则随时可得，使我们可以高兴地给这个喧嚣的世界再经常增添一点喧嚣。

放泥炮是将胶泥捏成圆烟灰缸状，底要薄，中间越薄越好。捏好后，用力向平滑的石板上猛摔，使空气骤然压缩击穿底部，发出一声爆响。这是最简单的玩泥法。我们用胶泥可以捏羊、捏猪、捏牛、捏马，还捏过飞机、汽车、大炮。飞机、汽车、大炮，山里是没有的。我们是比照教室里墙上的挂图捏的，抗战期间，挂图上尽是这些飞机、汽车、大炮。到年岁稍长，看到真的飞机、汽车，才知道那时捏出了许多错误，譬如说，我把汽车的四个轮子总捏成牛车轮子的形状，颇觉好笑。

如今考究起来，乡下孩子玩泥确有来历，我们的老祖宗盘古氏就玩过泥。我们承继了祖宗的遗风，还颇具盘古氏的气概。汉民族的创世纪，是盘古开天辟地。常识课本上有这位祖宗，头顶有条沟，头分两瓣，双目圆睁，筋肉突出，持一把月牙利斧，其貌虽丑，但一看就知道我们炎黄子孙都是好种。盘古一斧子劈掉了“混沌初蒙”的局面，始有天地之分。到第七天盘古玩起了泥巴，捏了男人女人，猪狗鸡牛，始有人类和人类的伙伴。我们也捏人，也许比老祖宗捏得还好，捏出了张飞、穆桂英。我们虽不知道骊山之下两千多年之前就驻扎了一队兵马俑，拱卫着秦始皇帝的皇陵，却要泥人封将挂印，骑马打仗，实与兵马俑无异。我们造人，同盘古一样，对这些泥人漠不关心，往往使他们遭受风雨之苦，留下残疾。

村上马王庙迁移，诱起我们新的兴趣，萌生出一个大胆

妄为的想法：造神。

塑像师傅的全部手艺，我们见识了。泥巴、麦秸、麻披、颜料，一搭配，就成一位令人敬畏的马王爷，好玩极了。

村北有棵老柿树，半边已空。树下有座小庙，原先不知敬的什么神，神像不知去向，里面只剩下石几、石案、石香炉。那一天，我们几个捏厌了人兽物什的盘古氏之子孙来到这里，忽生异想，要给这座冷落的小庙塑尊神。

“造啥神呢？”我望着被秋风烧成了黑炭般的树枝凝思。树杈上有个老鸱窝，几只盘旋的老鸱恶意地瞅着大地。

“真的，造啥神呢？”孩子们都在动脑子。

“马王爷吧。”

“不，有马王庙了。”

“要造造大的。”我说。

“造姜子牙！”一个伙伴想起《封神演义》里的故事。按《封神演义》所说，众神都是姜子牙封的，自然姜子牙大了。

“呸，他是猪神。”

“我说，还是造玉皇大帝吧。”我瞧着大伙，希望得到大伙的赞同。

“玉皇大帝最大？”

“玉皇大帝是最大。孙猴王是他的弼马温，还得给他养马来着。”我说。

“铁佛寺的佛爷洞上就有个玉皇庙，玉皇大过佛爷。”一个琉璃蛋的伙伴帮我补充了这个有力的论据。

大家一致同意造个玉皇大帝。

几个孩子撅着屁股，撮了一堆黑土。土是上好的土，准保可以揉得起胶。要和泥了，大家想起附近没有水。

收罢秋的土地，像一个被剥光衣服的穷汉，袒露着干瘦的胸脯和枯燥的皮肤，正午的太阳炙烤着万物，蒸发掉它们身上最后一点水分。一眼望去，直望到远处的地平线，也找不到些许润土。附近有条小河沟，只有下过大雨才淌几天水。如今河底的胶泥，龟裂成无数不规则的小片，卷起来，像一张张卷着大葱的高粱面烙饼。

只有向干河沟要水了。我们挖开河底，直挖了两尺深，还不见水，大家拍拍身上的泥沙，失望地站起身。

“用尿，一人一泡尿，还不能把泥和出来？”

“中！”

“这可是造神，造玉皇大帝呀！能用尿和泥？”

“穷讲究，难道我们就不能一个玉皇老儿？”琉璃蛋充满豪气地说。

一番争论，最后只有采取这最简单的取水办法：屙尿。

泥揉的够功夫，捏出来的玉皇大帝滋滋腻腻，有眉有眼，龙袍上的褶子徐徐欲动，真正好手艺。我们围着这尊神欣赏了半晌，才想起忘记给玉皇大帝配上顶帽子。听老人说过，那不能叫帽子，叫冕。这冕我们在铁佛洞上的玉皇庙里是见到过的。一阵忙活，找到一块木板，麻披穿上酸枣，当冕旒^①挂于木板两头，制成了那个老人们很敬畏的冕。我们为玉皇大帝加冕礼毕，恭而敬之地将他老人家放于神案后边。剩下的一疙瘩泥，作了三个泥炮，三声炮响，庆祝如仪。

造了个玉皇大帝，我们得意了几天，常常到那小庙去看

看，有时还对泥胎做些小修小补。塑像师傅有什么了不起？你塑的不只是个管马的马王爷，孙猴子的后代吗？我们却塑大神，管神的神，而且那泥还是用我们的尿和的！

这尊神先被一个村民发现，紧接着惊动了全村，人们纷传玉皇大帝显了圣，心头骚动着惊恐和敬畏。最后几位老人出来说话，认定这是吉兆，村民们才安下心来。小庙里的香火兴旺起来，四里八乡进香求药（香灰）者络绎不绝；顶礼膜拜，虔诚之至。事情越闹越红火，到后来几村会首郑重议决，要在庙前办庙会，请了一班曲子，一班越调，对台戏唱了三天三夜，庄稼踩毁了十多亩。那泥胎居然面不改色，享尽尊荣。

起初，看着人们烧香磕头，我同琉璃蛋一般孩子暗暗好笑，还敢说那泥胎有我们的尿味，后来不觉也对那神惊惧和敬畏起来。我们到那庙旁玩耍，心禁不住“扑通”“扑通”乱跳，说话再不敢张狂，甚至不敢抬头。我们以草当香，屈膝跪拜，祈求保佑，虔敬之心，神明可鉴，谁还敢再回想在这里玩泥巴的情状？偶尔想起，惊惧万分，诚惶诚恐，深怕遭到报应。

报应落到琉璃蛋身上了。

“俺不该尿那泡尿。玉皇爷，饶了俺。”琉璃蛋两眼木呆，整日自言自语。

有时他突然狂喊：“那神是俺造的，怕他个尿！”但接着他浑身颤抖，双目发暗，抽泣着祈求，“饶了俺，饶了俺吧……”

琉璃蛋害了魔症。他坐在老柿树下，痴痴地瞅着枯枝上的老鸱窝，老鸱把他当作死物，趾高气扬地立在他的光头

上。残阳用光的手臂，拽他堕入深深的黑暗。

一年后，那泥胎因为干裂、风化和老鼠的碰撞，渐渐失了形，变成一堆土。君本土来还土去，归真返朴，不再受人香火。

至于以后还有否我们这般好事的孩子再造尊神放进小庙，我就不得而知了。

1986年8月

【注】

①冕旒：古代冕冠前后悬垂的串珠。